

三
19

ChLT 1060/4208

19

CHINESE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

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
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
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
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
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
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
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
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
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
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
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
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
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爲
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
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
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

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虚心切已虚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且虚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

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先要虚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

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虚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虚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

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
峽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
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
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
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其舊見李先生嘗教令
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
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
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
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

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
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
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
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
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
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
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
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
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
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

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會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會寬閒不可貪多○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

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會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

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

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已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噪吼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旣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

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

以接湊此
而後求之於書

在人
在裏

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着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

人守屋相
家人自家
喚
熟思精察
心與理一

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顛顛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

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

○韓退之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
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
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
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
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
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
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
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曾說這許多言語
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
曾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

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
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
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
自家衮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
都歷歷落落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爲學雖是
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
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爲得
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
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燿燿地便是存心豈
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

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
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
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
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
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
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儼無去處一齊棄了
大凡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
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
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
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

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
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
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
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
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問讀書之法如
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
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
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
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
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讀書須是子細

口轉心運

是了亦不可便

道是

讀書須反覆

滋味

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是義理歸宿處不可只



明日又見得

一重

去骨見髓

聖言一重又

重

須深沈方有

得

略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沈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

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
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
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
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
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
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
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日且
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却見
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
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

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
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
一番看一番見得穩愈加分曉○或問先生謂
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
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伊川曰
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
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子細思量過纔有
疑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
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
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

將來甚處用

心便是聖人之心

○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已體驗固為親切然亦須遍觀眾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抹出

以名義補手

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

聖大全 卷五十三 十四 三

二字

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焦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

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

有何干涉○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
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
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
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
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夫
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
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爲能知其意而得
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
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
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

程子此言甚
有味

一而少進焉則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學
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聖人之
心卽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
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
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
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
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湏逐旋揩磨呼喚得
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
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
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

得方有長進○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
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
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
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觀
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
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
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
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
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
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

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
反復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
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
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
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
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
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
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
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
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

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會讀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字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

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今人讀書看未利論語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或就成或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

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某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

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流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註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

讀書以來新見

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
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
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
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是語云執
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
意學者要須體之○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
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
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
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

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
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
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
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
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
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
亂信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謂爲
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
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
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

百碎

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誦記得熟方能通曉

此說得法

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正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爲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理須是曾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

性理大全卷五十三
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
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
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
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
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
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
火養之却不妨○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
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
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
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味給白開○讀書閒暇且

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却
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
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
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脉絡自有
貫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
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
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
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
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
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

心曾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
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
迫田地陜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煩
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
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
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
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且
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
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

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
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
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爲一書亦
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正恐吾之所
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
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
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精詳不可草草說過
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
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
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

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
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
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
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
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
來終無進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
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
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
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

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斲空立論然
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
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
便自有合辨處○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
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
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
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
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
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
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

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挨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會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會做得今便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檐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

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得力○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有一人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入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

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己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

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卽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爲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已

性理大全卷之五十四
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
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

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
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
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
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
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
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
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畧然後徐攷諸經以極
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
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

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躡等好高尚
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
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
乃爲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
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
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
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
讀書一事也○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
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
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

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
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
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
而大體已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
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
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
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
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
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
博何以考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

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
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
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
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
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
迫切泛濫之累矣○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
力去看大學文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
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
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
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

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
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
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
孰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
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不
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孰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
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孰讀
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
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孰讀切已深思
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

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
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
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
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
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
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
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
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
法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孰讀而精思可
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

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躡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

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分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

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劉中庸又謂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

三者學者所當守

猛將酷吏
猛將用兵
酷吏治獄

風張帆
千里

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孰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一及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孰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佳○看文字當如高艤大船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當如此看○問

看文字爲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虚心逐一說看
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
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
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
未定猶沒柰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
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
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
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看文
字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

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
未解盡知得他義况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
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
只管有○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
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
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
戒○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
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
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怕不
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

此理○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踈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著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

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

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已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

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市看得四通八達無此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詰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要看

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峽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問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

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

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替地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

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已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執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模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

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徃徃不苟不魯讀書與魯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魯讀誦何異○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爲學之本莫先

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耻魯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旣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文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

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儼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

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纒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退歉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于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已以察其實用

而巳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曾
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
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
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
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
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
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
矣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

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以下讀諸經法

○六經之言在涵畜

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
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
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
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
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
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
云爾如繫辭本欲明義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
不得○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
出義後之人旣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

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予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

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

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

先生經

春秋正史之失得

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六經只就自家身討道理

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已病痛如人負

三代以上書
小夏天理

人海破道是

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
有疑則記之紙邪○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
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
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
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
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
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
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
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
必蓋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

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
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
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
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
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
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
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
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
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
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

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為已通
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
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
短耻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今之談
經者徃徃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
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
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
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
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
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

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
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
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
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
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崎○學者只是要熟工夫
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
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
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
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

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
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
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
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
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
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
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
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
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
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
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
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
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
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
之其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
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
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
後去讀他經却易爲力○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

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
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
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
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
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
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
人本意不差未可也須於論語孟子中專
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
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
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

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
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
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曾襟流出不
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
曾開闢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
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
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

物大

見自

見四

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

議論如舉業一絲一毫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

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地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導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

遠得

以下論解經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

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遇經經旣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

字在方好○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新添者恰是重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有文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

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

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

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以下○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

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
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
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
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
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
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
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
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
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

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讀去待
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
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
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
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
傳相已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
是看文又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曉崎看治亂如此
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
得次第不○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
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何

唐鑑亦是此法然稍踈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熟不台蘇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合旨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曰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看二百字有何不可○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起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踈看過心下似有

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踈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筭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

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
○宦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

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

世目臨事必
其人

草不爲

史須有

論孟千
史東

史

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
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宵次曉然可
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
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
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
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
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
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
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

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
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
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
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
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
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
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
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
也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四

七

一乙七十七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

矣○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夫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天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

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旣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旣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

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
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
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
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
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
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
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
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
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
傳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
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
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
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
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
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
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
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

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
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
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
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來卿退
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
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
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
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
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
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新唐書叙事好簡畧其

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
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
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
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
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
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
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
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
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
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

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疎
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
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
一 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
二 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
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司馬
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
一 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說彙高祖紀記迎

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
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
寵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
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
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
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
豈獨遷也○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
一 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問黃屋左纛
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嘗
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踈

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或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耶○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思果何如耶○班固作漢

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踈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爲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義其叙傳云爲春秋考紀又曰

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
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
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
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
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
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
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
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
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

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類甚多東坡此文亦不
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
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
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
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
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
不侔猶砥砭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
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
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
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

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于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

四世祖而伐之豈不其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

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
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
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
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
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
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
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
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耐劇孟不知溫公
爲將設遇此人柰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
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

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通
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
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
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
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
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
公節也○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
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
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
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或問溫公舊例年號

非春
秋存
陳之
意

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
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
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
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論
才德如何曰他復專把朴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
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
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已才者能有
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
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
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溫公言

聖人
以仁
智勇
爲德

聰明強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
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
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
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
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明強毅爲才
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
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
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
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
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

謂之才。○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土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却節去之只從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脩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卽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

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效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胡致堂云

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

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亂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

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

家子弟若先看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

在忙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

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

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荅公歷年通譜與

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

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

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

范氏何故却貶其說○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

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

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

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

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

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

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

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

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范唐鑑第一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爲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

公論不及此○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

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

毋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

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

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一三三
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
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
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
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
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
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
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
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
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

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
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
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
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
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
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
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
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
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溫公通鑑以魏
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

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
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
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
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
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
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
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
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
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
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

得正統自秦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
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
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
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某嘗

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
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
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
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
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
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

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統之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

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公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

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

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

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而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梟天下之筆乎

問馬遷旣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

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弘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入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恃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檐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

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

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

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

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

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

理自流出○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

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

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僞者○字被蘇黃

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

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

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

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

蕃書意亦有好者字畫適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

不可或一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

獨守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

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

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

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

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
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
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
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
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
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
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
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
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
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

可通
之事皆

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
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
莫或正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
字宜廢主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
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
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繫虔外別出肩涓
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倉頡字世
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
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

廢增蓋已瞭
然

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
 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
 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
 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為
 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
 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
 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
 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煥是固不可以罪掩
 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
 年塵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

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
 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為治壹
 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
 徑為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
 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
 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
 任吏之過也○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
 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
 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
 精刀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

字以傳經載

生里八八

卷五十五

七

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

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

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勤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

止○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

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卽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又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旣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

大段好了○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

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

性理大全 卷五十五 三百六十七
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
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
教人只是爲己○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
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
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
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
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
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
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

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
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
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
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
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
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
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
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
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

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爲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

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事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謂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

孔子不免應

見酒自惡

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
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
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
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
為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
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
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
治方可○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
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

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

有舉

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隱括自家道理
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
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
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
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
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
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

謂然之義道
德之言

應舉求合程
度

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
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
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
可况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
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
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
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
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